

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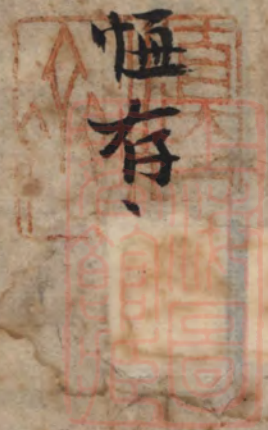
壬申元月

解決康藏問題建議書

初壽珊君贈

史恆

史恆存



西康諾那呼圖克圖駐蓉辦事處處長

熊禹治擬

贈

解決康藏問題建議書目次

一、請改建西康爲康定與昌都兩省

甲，康定省

乙，昌都省

二、請劃丹達山以西地歸還前藏

三、請改建西藏爲前藏與後藏兩省

四、請中央月撥康藏政費二百五十萬元

甲，行政費支配法

乙，教育費支配法

丙，建設費支配法

五、請任諾那呼圖克圖爲昌都省政府主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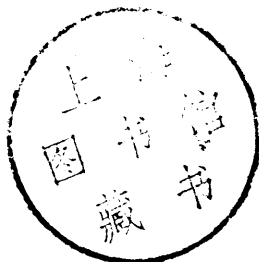
六、請中央撥助十二甲種師之軍械

七、結論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13 86188



271437

八，附錄

甲，達賴出亡記

乙，班禪額爾德尼略歷

丙，諾那呼圖克圖略歷



解決康藏問題建議書

康藏問題，關係國防綦重，二十年來，無法解決。近更如治絲而棼，愈不可收拾。設長此因循，大可肇五胡亂華之禍。小可開西夏獨立之漸。不惟康藏問題永無解決之日；國防前途將益不堪問矣。焉治不敏，忝充邊務下陣，謹就管見所及，分陳如下，幸垂鑒焉！

一、請改建西康爲康定與昌都兩省

我國在昔，地愈邊荒，行政區域愈廣；地愈繁華，行政區域愈狹。以故繁華之區，日益榮盛；邊荒之區，日就廢棄。甚至罪大滅死者，遠地安置；官於斯者，視爲奇恥。邊疆因乏才智之士，守將多非捍禦之才。內實外虛，變患頻起，外族遂乘隙而入，主中夏矣。今欲鞏固國防，滅鮮外患，非一反從前羈縻的治邊政策，將邊地行政區域，特別縮小，集中人材，積極建設，必不爲功。內地省行政區域，已有劃分之計議；西康幅員遼闊，大於四川。至少必改建爲康定與昌都兩省。

甲康定省 川康邊防總指揮劉自乾，前曾主張將四川大相嶺以西之地：如漢源，越嶲，冕寧，西昌，鹽源，鹽邊，會理，昭覺，等八縣，劃入西康省境。此議甚當。因漢源等八縣，漢夷雜處，與巴安以東各縣，同號難治。且大相嶺高出雲表，蜿蜒數縣，爲天然之省界。再將清雍正初年劃歸雲南之中甸，仍歸康轄，合大金沙江以東之二十一縣，適合三十縣爲一省之中央草案。故應以大相嶺爲東界，大金沙江爲西界，改建成省。卽以康定縣爲省會，省名亦如之，其便有三：康定東至大相嶺，凡四百里；西至巴安大金沙江，一千二百里；東南至會理，千有五百里；西北至鄧柯，約一千八百里。地居全境之中，有控制自如之效，其便一。大金沙江以東，爲各土司分轄地；與江西之由四呼圖克圖分轄者性質迥殊。江東土司之地，宿隸四川，故稱川邊。實非康地也。清光緒三十四年，趙爾豐奏改打箭爐爲康定府，遂沿用迄今。蓋康境因此爲根據地而始定也。將來定康，亦必如是，其便二。現在西康政務委員會設治於此，已爲事實上之省會。仍如舊治，以免多所更張，其便三。

乙昌都省

大金沙江以西，丹達山以東，由察雅，昌都，八宿，類伍齊，四呼圖克圖分轄。○古喀木康地也。○所謂康壩娃者即指此。○如川康邊防劉總指揮之主張將雍正劃歸雲南之阿墩子，維西，青海南邊之界谷，與慶隆土司轄境，及康南之波密，白馬崗，西北之三十九族悉行劃入合之寧靜，鹽井，同普，碩督，昌都，恩達，察雅，貢覺，科麥，察隅，武城，等十一縣，雖不足三十縣之數，但已改縣者，尙未及半。○故東以大金沙江爲界，西以丹達山爲界改建成省，最爲適宜。○即以昌都縣爲省會，省名亦如之，其便亦有三：昌都東至鄧柯，五百餘里，西至丹達山，一千有六十里，東南至巴安金沙江，一千三百里，西北至當拉嶺，約二千里。○地當全境之東北，有高屋建瓴之勢，其便一。○昌都爲康境重鎮，氣候溫和，可攻可守，惟地面狹小，不能容多量居民，是其所短耳。○第達賴在康之最高軍政機關，胥設於此，已具省會之粗形，其便二。○西康南北兩道，俱以此爲交會點。○又爲北出青海西寧之孔道。○將來川藏，及甘藏鐵道，必經過之，其便三。

一一，請劃丹達山以西地歸還前藏

丹達山以西地，原爲前藏轄地。○宣統元年，達賴抗命稱兵，阻止漢軍戍藏。○明年趙爾豐護送漢軍至江達，并收嘉黎隸康。○爲防患未然計也。○民元以後，康藏開釁之原因雖複雜，要以達賴欲收復失地爲唯一目的。○今仍將丹達山以西地，劃隸前藏，可減少將來無謂之爭執。○且丹達山爲冰城，雪窖。○中通一線，人皆拄杖，魚貫以進，不能並轡。○少有微風，斷不可過。○日中恐冰融崩亦不敢過。○故不能攻，又不能守。○殆天所以限康藏歟？

二、請改建西藏爲前藏與後藏兩省

前後兩藏，自清初以來，已由達賴與班禪分地而治。○班禪被迫出亡，肇怨於宣統二年。○達賴革職走大吉嶺，班禪奉命兼理前藏。○既未附和於先，亦未力援於後；繼由於民國元年，暗助戍藏漢軍，抵禦色拉寺；（拉薩三大寺之最有力者，素同達賴仇漢。）○終由於達賴擾康班禪供應不力。○故班禪之出亡，純爲祖國計也。○求援內地，八年於茲，辛苦備嘗。○中央罷於征討，未遑遠及，負彼良多。○現在內亂已平，應將前後兩藏，分建兩省，仍以班禪主後藏，達賴主前藏，還復舊制。

，以明賞罰，而杜覬覦。設非然者，康藏必爲外蒙之續。○新疆遠在西北，回族勢力，何亞於外蒙蒙族，西藏藏族。○未演成蒙藏現象者，以有行省之名，外人認爲中華民國之領土也。○關東三省，當日俄侵略之衝，如不建省，早瓜分於日俄矣。○故無論兩藏建省，事實上能否於最短期間辦到；但名稱上，不能不及早定決。

四，請中央月撥康藏政費二百五十萬元

康藏軍政各費，清時由四川藩庫撥發，或由油糖兩捐提付；民元以後由四川省府就國稅項下匯濟，年在百萬元以上。○維持防軍無多，行政機關組織簡單，可以勉強敷用。○今無論分建四省與否，積極建設，勢難再緩，故非月助二百五十萬元不辦。○用以補助行政費者，二十萬元；用於教育實施者，二十萬元；用於建設方面者，二百萬元。

甲，行政費支配法

1、康定省四萬元 康定省每年糧稅，及鑪關稅收，單用於行政費，本可勉強支付。○第內地苛捐雜稅，及一切厘金，已全裁撤，鑪關自亦在裁撤之列。○用示

一體，而繁榮省會。故鑪關每月約四萬元之稅收，應援湖北諸省例，由中央補助，免剝削地方，而失人心。

2、昌都後藏兩省各十萬元 昌都後藏兩省人烟稀少，以昌都爲尤甚。第後藏幅員大於昌都二倍。故昌都糧稅收入雖不及後藏；而後藏行政費，應多於昌都。兩省實行設治者極鮮，設治之初，又不能多取於民是每月非各由中央補助十萬元不可。

3、前藏省六萬元 前藏人烟稠密爲康藏之冠，又有亞東關之稅收。但未設治與後藏等。設治之初，情形亦復相同。前藏勢力，除達賴而外，三大寺（色拉，第穆，布賚絳）最爲雄厚。將來設治阻力必大。故非月助六萬元：既不足以饜達賴之慾壑，復不能減少地方之阻力。

乙 教育費支配法

1、康定省二萬元 康定省（建南七屬除外）在清季已設漢文學校七十餘所。民元以後漸次停辦，惟存康定理化巴安數校而已。川康邊防軍接管康政後，已恢

復三十六校，是康定教育已具粗形，特應力加擴充耳。○故每月補助二萬元，在最短期間內已足分配。

2、昌都及兩藏各六萬元。此三省現均在達賴勢力範圍之內。○不惟無識漢文漢語者，經民國初年之變後，而漢人幾乎絕跡。○將來建省後，欲開通民知，堅其內向心，首在教育，如不廣設學校，勵行識字運動，使其漸次漢化，難免不再蹈民元之覆轍。

丙 建設費支配法

四川各軍統計，兵逾三十萬。○將來編遣，至多不過如民元存留五師，即照甲種師編制，至少亦須裁去二十萬人。○不設法安置，將來四川必至糜爛不堪。○爲防患未然，及易於編遣計，不如移兵二十萬於康藏，編爲康定屯墾軍，及昌都屯墾軍，以一部築路，一部屯墾。○先完成成康馬路，再由康定分南北兩路，逐漸西進。○刻下甘肅，亦兵匪遍地。○顧祝同抵甘後，自必實施收編。○其安置地點，自以青海及後藏爲宜。○令班禪以後藏省府主席兼屯墾司令，率領進藏。○與康定昌都兩屯墾軍

，齊頭并進。○以三年爲期，必有可觀。○川兵艱苦耐勞，現在每兵月餉僅約六元。○雖康藏飲食不同，轉運維艱，墾築器具，需款孔鉅，二十萬兵，每月實撥二百萬元，已略可支付。○待兵士有地可耕時，卽給半餉；能自謀生活時，卽停全餉。○三年以後，不啻移二十萬戶於康藏也。○化消耗者爲生產者。○康藏問題亦因之解決。○計莫愈於此。

五 請任諾那呼圖克圖爲昌都省政府主席

西康四呼圖克圖轄地，以類伍齊諾那呼圖克圖所轄者爲最大。○北抵青海之二十五族，南至白馬崗之中部，西界丹達山，東連昌都，西地與三十九族接壤，東南與八宿察雅爲隣，截長補短，地約千有餘里，爲全康紅教之聖地，非普通喇嘛廟之呼圖克圖也。○因地與前藏緊隣，民國二年，達賴侵康，首當其衝。○率領僧俗與歷屆漢軍統領苦禦六年，兵敗身囚，誓死不屈，十二年出險，行乞赴平，求救內地，於今八年矣，爲國守土，九死一生，其志節之可欽又如此。○假使中央畀以昌都省政府主席，康藏問題，自較易解決。○蓋德高望重，素爲康民所愛戴，駕輕就熟

，勝於數萬雄兵也。

六 請中央撥助十二甲種師之軍械

全國統一，正放牛歸馬之時，去年北伐所繳得之軍械，爲數至鉅。如留作國防之用，新兵器發達一日千里，舊兵器久存實等廢物。川軍之能戰不在湘粵滇黔之下。徒以兵器不良，故未爲國馳驅。設中央將將廢之兵器，發給應裁之川兵二十萬，組成十二甲種師。分爲康定昌都兩屯墾軍，開赴康藏。平時無事屯墾築路，一朝變起，則捍衛邊疆。卽萬兵於農，萬兵於工也。且康藏民族性，與內地迥異。對於屯墾，將來難免不無阻止之事。此清季鳳全之所以死於巴塘也。故必有軍事準備，始可以屯墾，

七 結論

以上各節禹治認爲解決康藏問題切要之圖，中央去年曾有大局平定，護送班禪諾那同回康藏之命令。案牘俱在，可復按也。果能以邊疆爲重，不忍康藏民衆久淪化外，四川國民永陷水火。而川中諸將，幾經失敗，孰不欲藉此機會，立功西陲

，標名青史，留芳百世哉。○所須經費，每月二百五十萬元，全年不過三千萬元。○即將四川國稅切實整理，已不虞不足。○況內地富庶省分，如閩粵江浙皖贛兩湖，中央月助政費皆在二三十萬元以上。○康藏四省，月助二百五十萬元，每省不過六十餘萬元。○如與內地富庶省分補助二三十萬元者相較，即每省月助二百五十萬元亦不爲過。○同爲國土，同屬國民，何厚薄之殊懸如此。○爲政貴在持平，想中央必不使康藏同胞獨有不幸之感也。○至於達賴方面，初意不過欲恢復位號，收復丹達山以西失地，并無併吞全康之野心。○事之至此，勢迫使然。○丹達山以西失地，已全劃還矣。○前藏政教大權，依然如故矣。○政費不足者，中央又補助之矣。○夫復何求。○現在已派代表來京，表示服從，又如願相償，自無不遵奉中央命令之理。○萬一猶襲宣統元年抗命稱兵之故智。○康省已到屯墾軍二十萬。○青海已到屯墾軍數萬，又加以班禪諾那之威望與潛勢力。○達賴雖欲不就範，不可得也。○再有無識之輩，深恐惹起外交重大問題者。○獨不聞十五年武昌政府收回漢口租界之事乎？○西藏於英之利益，曷若長江。○而英猶不過集兵上海，搖旗助威而已。○將來暗助則有之；

明目張胆，以兵相助，決必其無也。○不平等條約，已次第解決；內地租借地，將逐漸收復。○外交當局，豈讓陳友仁專美於前哉。○是則康藏問題之能否解決，在中央一轉念間耳。○非不能也，恐不爲也。○

西康諾那呼圖克圖駐蓉辦事處處長熊禹治謹擬

八 附錄

本建議書，根據康藏已往之事實，與內地現在之情形而擬。○禹治以爲非如此，不足以解決康藏問題。○但已往之康藏事實，國人知者極鮮。○故將達賴，班禪，諾那，三人之事略附錄於後，俾國人一目瞭然。○此三篇所載，皆有載籍擋案可稽，禹治又非敢任意褒貶也。○

甲 達賴喇嘛出亡記

西康界於英，俄兩大之間，各欲攫之，以爲併吞我國西部之根據地。○光緒中葉以降，競爭劇烈，大有以兵戎相見之勢。○第英以與印度接壤故，常逞其強權以凌藏，不遺俄之利誘主義，深得達賴之同情。○清雖有駐藏大臣，早視若無規也，達賴因以俄爲可恃，對於兩次與英議定條約，堅不履行，英亦無如之何也。

二十九年英乘日俄戰爭，俄不暇遠路之時，遂藉事稱兵，仍不過欲迫其實行條約也。○清詔駐藏大臣裕綱往解之。達賴以俄員多爾節爲謀主，不欲和力止裕綱行，并調集各營土兵作武力抵抗。西藏土兵以乍了爲最強，然無紀律，甫抵拉薩，即圍攻裕綱衙署，死者數十人。後經藏官彈壓開往前敵，未交綏，均潰變由小路逃去。時藏兵屢敗，英禍日迫，詔解裕綱任，尋革職，駐藏大臣有泰，復與達賴商，願自往阻英兵，達賴仍尼之。然亦無他籌策，惟日令箭頭寺護法誦經，詛咒英兵速死而已。翌年六月，英兵六千餘，由大佐雅格率領竟長驅入拉薩矣。先一日，達賴侵印於噶勒丹寺大喇嘛，隨多爾節倉皇北走，意蓋求援於俄都也。行抵甘肅，俄國敗報紛傳，乃改由嘉峪關入居外蒙庫倫。駐藏大臣有泰，簞食壺漿，首迎英帥，自謝無權，且告之曰：「凡關於條約之協定，祇要力所能及總爲貴國盡力調停，與以充分便宜，一覲不知恥，至於此極，不知有領土主權，遑知有職責，清室外交失敗大補以此類庸人，當交涉之衝，其於有泰，又何足怪！達賴輕我也，不亦宜乎？」

厥後英置有泰於不問，直迫噶勒丹寺長維生勒爾魯等，作城下之盟，不啻將西藏由中國移至英國勢力之下，并賠軍費黃金五十萬磅，（約合當時銀盧比七百五十萬）開江孜噶大克及亞東爲商埠。有泰此時猶不知喪權辱國，惟以達賴屢誤事機，不候諭旨擅離招地，奏革達賴喇嘛名號，以圖塞責。事後清廷知拉薩條約損失主權太甚，命侍郎唐紹儀爲全權大臣，與英使薩道義於三十二年締結中英藏印條約六款，將拉薩條約作爲附約，略救前約之失，而實際挽回者，仍屬有限。三十三年有泰被劾去職，聯豫繼任駐藏大臣。奏

設初級第一第二小學堂，蒙養院，藏文傳習所，半日學堂，以訓漢藏子弟。又設白話報館，商品陳列館，官印書局，施醫館，以開通風氣，似有振作氣象矣。殊明年清納張蔭棠議（張由印度與英議定商約歸）積極經略康藏。調趙爾豐以川滇邊務大臣，兼駐藏大臣，秋復命副總統溫宗堯爲幫辦大臣。聯隊以與軍機大臣那桐爲內戚故，陰使達賴控罷趙爾豐駐藏大臣兼職。康藏失和，藏事竟不可收拾矣。

先是俄敗於日，去年七月，日俄協定業已成立，同平八月，英與俄締結各不干涉西藏內政，各不派駐拉薩代表，以防俄勢復活。是達賴之所恃者，殆完全絕望。不得已於是年由西寧入覲，已將達賴喇嘛名號恢復，且加封爲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矣。達賴在京，每年俸一萬兩，并派員保衛，備受優禮。宣統元年特派兵護送回藏。達賴此刻年事已長，顛沛流離，仍惟祖訓是賴，宜如何痛自省悟，力贖前愆。詎執迷不返，途中私見俄使，并於陝甘旅次，一面嗾令當康藏迪衛之類伍齊，傾數多，落隆宗，邊壩等梗阻入藏川軍；一面散布流言，令藏兵於昌都以西，沿途截擊。是年冬月，抵藏以後，拒見駐藏大臣，反抗愈力，并焚掠江達屯糧，停止駐藏大臣一切供應。川軍不得已，一部繞道三十九族，一部請由趙爾豐派兵護送。趙引邊軍擊降類伍齊等四部，并敗沿途藏兵，直抵江達。達賴始恐，陰有悔意，初二日，約幫辦大臣溫宗堯會於布達拉山，請溫以四事相允：一漢兵到藏，將來的派各處保護地方，二漢兵決不毀壞寺觀，傷害喇嘛，三諸事均和平辦理，四達賴固有教權，決不侵奪。達賴亦允以三事：一，不阻漢兵進藏，調集藏兵立即遣散歸農；二，咨請駐藏大臣奏謝朝廷優遇之恩，三，照常尊重駐藏入臣，照常供應一切。約既成，

聯豫不肯銜換文，並加去和平辦理一條。溫見事迫，從惟卑詞詳達賴，以女其心。卽晚達賴覆文，全允照辦。不溫正月初二日，川軍副隊到拉薩，駐藏大臣聯豫亦率隊數十人，及新軍一隊，出爲前導。新軍某，誤斃藏人一名。達賴派台吉一，山山彈壓招架喇嘛，防其滋生事端，衛隊營其下馬讓避，以刺刀推之墮馬，拿送聯豫。旋驛釋放，凶益啓達賴疑懼之心，遂於翌日下午出。當達賴之將行也，溫聞之，走告聯豫，請派兵駐紮出水，阻其西往之路，不聽。力請，則以無妥員可派爲辭。倏晚，廓爾喀駐藏甲必丹，稟稱達賴私逃。聯豫夜半始允溫請，派王公敬、張鴻升，謝函樑二營帶，分路追截。達賴獲知談會，遲遲其行，見挽回無方，乃於十二日出境，十七日抵六百嶺，託此仇結英帝國主義之下。嗚呼！達賴始而聯俄弄兵，固足能矣。繼知自悔，就我範圍，雖因誤會出走，猶有二三伯而後出畫之意。假使聯豫不意氣用事，顧全大計，遵旨迎護回旅，藏事殆可爲也。乃與川督趙爾巽奏革達賴名號，并於同日（十六日）參革溫完寔幫辦大臣職，令其待罪四川以快私心。俾達賴柴氏元戎藏共變機會，自返拉薩，造成今日西藏局面。唐人誤國，良可歎也！

乙 班禪額爾德尼略歷

班禪額爾德尼，與達賴喇嘛，明永樂年間而爲真教始祖祖宗略之一大弟子。爲喇嘛教（佛教）喇嘛正宗，同居前藏拉薩。其傳授衣鉢，向用呼畢勒罕（轉世之意）之法。卽達賴班禪將圓寂時，預示其呼畢勒罕所

在，弟子因迎回廟，與達賴班禪互爲師弟，相代持世。待滿十八歲後，教化顯著，始出駐藏大臣，奏請冊封，親理政事。清順治二年，青海固始汗滅後藏藏巴汗，而以其地分居第四世班禪，統治後藏，是爲班禪與達賴分地而治之始。故在政權上，彼此不相轄；在宗教上，彼此本無軒輊。惟達賴自一世起，以王裔故，即兼總政權。事實上，教權亦偏重之。故班禪之實際教權，不及達賴。現在班禪，爲第九世。名維布藏吐巴丹曲吉宜瑪格勒克拉木結。光緒九年正月十二日，生於瓊科爾結。十四年正月十五日，奏明清廷在金奔巴瓶。乾隆五十七年，因發見弊端，始頒此制。製定。十八年正月初三日，迎至札什倫布坐牀。經第穆呼圖克圖傳經授戒。三十一年六月英兵入藏，達賴避居西寧。駐藏大臣有奏准班禪兼管前藏事務。班禪雖力辭，達賴深嫉之。是年十一月隨英皇子遊歷印度。三十二年三月回藏。越半駐藏大臣聯豫電調統領鍾穎率漢軍入藏，用資鎮懾。達賴在京聞之，一面散布流言，鼓動藏亂；一面派康仲貢蕩頗汪氏，持函至後藏，請班禪派兵相助。班禪嚴詞拒絕，達賴益銜之。宣統二年，達賴走大吉嶺，再被革職，班禪雖復受兼理前藏之命，不過徒擁虛名耳。實則聯豫大權獨攬。聯豫不欲達賴歸，班禪亦莫如之何也。達賴不諒，以爲不肯助己，已有得而甘心之意。民國元年，川軍內鬩，謝國樑捲餉潛逃，年冬達賴回藏，遂勢成水火矣。

謝國樑，湖南湘鄉人也，清宣統元年，任西藏土軍營第一營管帶。冬十月某日，土軍營標統徐方詔，令諸營管帶，將士咸集，謝獨不至，旋集將佐召謝至面斥之。謝陽自咎悔，退而陰與妻弟該營軍需官王炳相，哭訴駐藏大臣聯豫之前，誣徐爲與中會黨，私通番將，將謀不軌。聯豫不查，亦不容徐辯白，即按軍

法處斬，宣統三年冬，謝帶士兵由波密歸至碩搬多，十二月，奉聯豫命接解由川解藏之軍餉十八萬兩。民國元年春正月，謝解至拉薩，知清帝遜位，漢族光復，捲款由北路潛逃，其妻繼往。事爲馬隊營所知，以戍兵八千生命所繫，即派馬隊二十五名，跟蹤追緝。謝妻爲馬隊捕獲，解返拉薩，行至扁布故拉山脚，被色拉寺喇嘛截擊，其妻死焉。蓋達木駐兵，本爲駐防旗人，久而化爲土著者，勇敢善戰。聯豫以藏中內亂，派其掛長春結粘堆往調。色拉寺聞之，派兵五百阻止，誤馬隊爲達木兵也。謝行至打聾寺聞訊，折回色拉寺自告奮勇，願帥兵攻擊漢軍。寺僧不敢動，謝力懲惡之。極言內地已亂，漢軍可乘，并爲導迎達賴回藏，離中獨立之策，寺僧始信而不疑。明日漢兵來索謝氏及捲逃餉銀，果令謝氏出而抵禦。漢軍久不退，謝氏解圍無方。建議寺僧，斷絕漢軍糧道。漢軍困餽數月，餉援兩絕，問道派人求糧於後藏班禪。班禪以道被阻斷，乃令第穆佛寺，祕密接濟。三四月第穆佛寺糧盡。復密令布賽細寺接濟第穆佛寺以轉濟之。布賽細寺糧又盡。冬十月達賴被迎回藏，漢軍計窮力竭，由班禪代表，及廓爾喀甲必丹使臣，出而調停。川軍一部繳械，一部退出藏境。但在沿途如曲水，江孜，定日，下司馬等處，亦均次第繳盡。留藏漢兵，悉被驅逐。貧苦軍民，凍餓以死者，不可勝紀。至今猶多流落後藏與印度，欲歸不能。第穆寺全部被毀。喇嘛五百餘人，盡遭達賴屠戮。布賽細寺堪布二十餘人，均凌遲處死，嗣後陸續就死者，復三十八人。是年十二月，謝見大功告成，復進而條陳袁政府，請勿進兵，准而藏獨立。衷心病狂，至於此極。謝氏之肉，

尙足食乎

二年達賴侵康，以資助仇人（指漢軍）糧餉爲詞，請班禪卅年協助銀二百萬兩，青稞五十萬石。班禪無奈，惟多方設法與之。繼而誅求無厭，緩急難濟，達賴復派兵進駐後藏各要地，自行勒籌。後藏民衆，不堪其苦。於是推舉代表，齊集札什倫布，秘密開會，泣懇班禪下令，督與前藏決一死戰。班禪見羣情忿激，不能遏，又不能遽徇其請，煮豆然箕。本佛家慈悲爲懷，舍身救民之心，願親到內地，效秦廷之哭，冀得正理之解決。蓋曾派代表數輩控訴，北政府置之不理，蒙藏院更麻木不仁，三四年音問耗無故也。民衆聞之色喜，甘忍痛以待，惟求佛駕早日成行。迫於眉睫之戰禍，遂消化於無形。班禪旋即密派委員前赴青海購備駱駝，整頓行裝。事爲前藏親英派所聞。深恐班禪此去，大兵入援。先派員赴札，請班禪到前藏，會商兩藏合作事宜，隨以兵迎之。班禪迫於威勢，將赴會矣，忽接達賴親信某告密函，勸其速避勿往。班禪乃託辭閉關，（秘室靜坐，不問世事，至少一月）令其稍待，乃於十二年冬月之夜，率領親信，輕裝北行。其餘隨行人員，數日後始潛行就道，前藏兵追及，見班禪不在，復行北追。達賴聞訊，加派騎兵繼往。第班禪行抵青邊，所購駱駝已到。追兵中欲要功者，固不之人，而其中不直達賴所爲者，或籍隸後藏者，額不乏人。故班禪得以從容脫險。

翌年冬月抄，取道甘陝至太原。度舊歲後起行，於十四年二月初一日抵北平。段前執政館諸雍和宮，優禮有加。五月返至普陀西湖，往五台山講說佛法。十月應民衆之請，重遊太原，冬月回平。因前次班禪過其地，毅不嬾，雨水詞，故有此請也。班禪在平，滿蒙一帶僧俗往朝者，絡繹於途。能望見顏色，得其

手摩頂者，視爲至榮。十五年冬被迎至藩，明年春，東蒙王公迎至達爾汗。時國共未分，北方謠咏繁興，人皆惴惴，尤以蒙古爲甚。欲步外蒙後塵，而謀獨立之醜態，將次成熟。班禪於十七年，偕章嘉呼圖克圖，往西蒙貝子廟，召集內蒙王公，力爲解釋。滿天風雲，頓呈晴朗，班禪之功也。去前兩年往來於滿蒙之間。今有由平到京之說。查班禪年四十有九矣。來內地八年，撲撲風塵，舌敝唇焦，辛苦備嘗矣！國人充耳不聞。去年國府曾有侯大局平定，與諾那同時返歸之命令。今全國統一矣。回藏之議，竟無一人提及。班禪何負於國？早知有今日，當初與達賴合力侵康。不惟康可全得，西南半壁，恐非我有矣！既親善乎強鄰！必可見重於當局。惜計不出此！

丙 諾那呼圖克圖略歷

西康昔爲各土司與四呼圖克圖分轄地：巴安以東，由各土司分轄；巴安以西，由四呼圖克圖分轄。四呼圖克圖：卽察雅，昌都，八宿，類伍齊也。土司宿隸四川，故昔稱川邊。呼圖克圖之關於政治者，隸駐藏大臣；關於宗教者，隸達賴，班禪。清季邊務大臣趙爾豐，代理邊務大臣傅嵩秋，相繼收復，改爲府廳州縣，於是西康政權始歸統一。民國建元後，因各土司印被趙傳收毀，故今各地尙存縣治；各呼圖克圖印信，因與宗教有關，未嘗繳銷，故不久仍復舊貫。各呼圖克圖轄境，以類伍齊爲最大，昌都次之，察雅又次之，八宿爲最小，（合西藏之八宿轄地則不小。）類伍齊轄境，北抵青海之二十五族，南至白馬崗之中部

，西界丹達山，東連昌都，西北與三十九族接壤，東南與八宿，察雅爲鄰。截長補短，地方千有餘里，爲西康紅教之聖地。紅教爲西藏佛教，（即喇嘛教）之本宗，由印度流入，距今一千三百有一年；而傳入西藏，亦一千一百四十五年。西藏之有白教，不過九百〇四年，黃教僅五百二十一年。（黃教之於喇嘛教，如耶穌教之新教，故紅黃兩教實一教也。白教集紅黃兩教之大成，以未獲政權，故日就衰滅。）故紅教之在西康較白黃兩教爲早，其受封於類伍齊也亦先。元明兩朝封諸們汗，協理黃教。清康熙五十八年，大軍入藏，改封呼圖克圖，諸那呼圖克圖之位號始於此。時有呼圖克圖二：即大呼圖克圖，二呼圖克圖是也。乾隆五十八年，廓爾喀亂藏，諸那廟僧官桑吉依吉，助大將軍福康安，討賊有功，受封爲三呼圖克圖。第七輩三呼圖克圖名成立嘉穆錯，即現在之諸那呼圖克圖也。

諸那於同治乙丑年夏歷五月十五日丑時，誕諸夏基。（在類伍齊與恩達之間）七歲被地入廟。二十五歲接管類教。三十七歲偕弟往朝白馬崗之肢都婆章山，野人逞兇，其弟死焉。諸那回類，留二呼圖克圖居守，自同大呼圖克圖與兵鬪罪。苦戰三年，野人敗績，乃央英教士出而和解，即以類軍所到之地爲界。上白馬崗從此遂入於類伍齊之版圖矣。二人留白馬崗慘淡經營者又七年。政治宗教，基礎已固。適波密事平，下白馬崗收歸國有，上白馬崗無久戍之必要，凱旋北歸，於民國元年九月抵類。翌年藏軍侵康，漢軍統領劉瑞麟，奉尹昌衡命，由昌都進駐類伍齊。諸那及大呼圖克圖領兵助之，盡復三十九族及二十五族一帶之地，并分戍之。三年彭日昇接統漢軍，剛愎自用，勇略無聞，三十九族一帶，因以不守。類兵傷亡過半，

漢軍復養給於類，類地僧俗，不堪其苦矣。第保全國土，爲守土者應有義務，不敢稍有怨言，惟日望內地之接濟。殊困鬪年餘，餉援兩絕，四年，袁政府僅派李統領，四川派馬復成，并騎來類，命諸那偕往西藏交涉退兵而已。不幸交涉未終，彭統領以細故而惹戰端，諸那因以受害幾死。戰事既已重開，內而徵調更繁，外而援兵早絕，尤復支持兩年，實已氣盡力竭。六年，類地全陷，大呼圖克圖被虜，明年藥死拉薩獄中，年五十九。先是民國三年，諸那與大呼圖克圖分戍在外，二呼圖克圖留守類廟，籌濟軍食。達賴憾其助漢軍以拒已也，遣人從間道往責之，二呼圖克圖，時年十八，因病悸死。至是大呼圖克圖亦死。諸那率殘餘僧俗七百人，隨彭日昇敗退至昌都，向代理川邊鎮守使陳遐齡告急，日必數起，陳置不顧也。因陳代鎮未久，兵力薄弱，漢軍皆遣爾豐之舊部，勇敢善戰，意必全消滅之，方能立足於川邊也。七年春，敵兵大至，諸那勸彭固守山隘待援，不聽。緣昌都四面皆山，城市居中，如在井底，設山被敵據，雖有雄兵，莫如之何也，况百敗之餘乎。果不數日，四山皆敵，諸那見事已急，勸退往青海，徐圖再舉，彭又不聽。是年夏歷二月初旬之夜，彭忽率全軍降敵。諸那出其不意，兵敗被執。漢軍營長劉某，憤而蹈河死，士兵不肯降，從死者亦數百人。槍械投河伯者甚衆，跪繳於敵者約步槍二千。大砲，機關槍，數十門，亦悉以資敵。設使陳遐齡不私心自用，以守土爲職責，何至全軍覆沒，喪地數千里。當時徒借以騙取北政府及四川餉械，以爲倭川之資。陳氏之罪，其可追乎！

彭至前藏，數年病死。夏四月十五日，解諸那至拉薩。達賴令之降，不降。又不敢明白致死，用激類

怒。乃於郊外掘地，深可數丈，垂諸那而下之。上架樁木，鋪以石，石上覆土，際田地面，如非床狀，中留孔徑半尺，用以日垂麵水一次。外建茅屋數椽，以兵三百環守之，猶冀其降也。久之諸那不屈。達賴無法，始命置毒。諸那在土牢中，不辨晝夜，更無寒暑，有物垂至，則捫食之，不則聽之，焉知物之有毒也。有之亦不必辨。故食之即死。數日復甦。覺有物至，又捫食之。禁卒相驚以爲神。遂不復置毒，諸那亦因以不死。覆禁卒於毒榜數日，姑以物試之，謂其果死與否也。諸那在牢，除除佛外，無所事事，試以手掘土，初遇石壁，復反其向而掘之。如此者六年，於十二年冬，重睹天日。反身將河口堵塞，取道印度而逃。至今軍官二名，猶代諸那過其鐵窗生活也。晝伏夜行，沿途乞食，遇有疾者輒爲之醫治。路經札希孔時，其地小王子女，病魔已久，咒之立愈。王子感激留養，特建寺廟，優其廩給。諸那心切祖國，安肯久稽時日，以延康禍，中途計遣從人，折而東行。經孟巴，波羅克等地，閱時九月，始達內地。十三年冬，抵北平，往投蒙藏院。蒙藏院時爲蒙人主持，置不理。往訴段前執政，而門者不納。苦戰六年，活葬六年，子然一身，萬里求援者又一年。今目的地已達，竟不得其門而入。時五十九歲，年事已高，回首西康，壯志全墜。一時氣結心傷，頗欲一死以謝西康，以報祖國。衛兵奇而救阻，前部掃傷已重。整傳入內，段氏出詢問，語言不通。見其爲喇嘛僧也，召蒙藏院翻譯，始得其詳。段一敬重有加。館諸執政府。嗣學佛法，執禮子禮甚恭，允俟大局定後，衛送回康，恢復舊物。殊段氏不久去職，全國鼎沸，北伐軍興，康事無人過問。時劉輔澄在渝任川康邊防督辦，即歡迎入川，民國十五年冬日事也。在重慶三年，傳播佛

數，各界受業稱弟子者，男女以萬計。然川事未一，康藏問題，仍無法解決。去年受國府命，任為蒙藏委員會委員。是年夏赴京。旋奉命組織西康諾那呼圖克圖駐京辦事處，月費三千，作規復西康之準備。今得川康邊防劉總指揮之贊助，立駐察辦事處。現在大局已定，劉總指揮經營西康，不遺餘力。而辛苦備嘗，一心內向，將近七旬之老翁，不久或得需踐舊土也。

頂重理以部之

建恆

壬申夏

壬申夏五月重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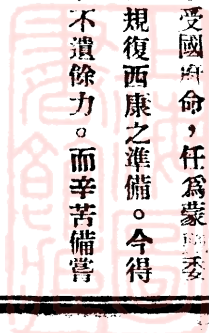
建恆後

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3 86188



Fragment of a blue label with white text, partially visible on the left edge.

